

社交媒体中青年表情包的文化隐喻探析

■ 马 莲 赵英臣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威海264200;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11)

【摘要】当前,数字化已成为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新表征。在“数字化生存”时代,表情包作为一种网络文化符号,因其多样性、时效性和互动性等特征获得青年青睐,是视觉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载体,已成为一道重要的青年亚文化景观。表情包是青年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具有文化认同、情感表达、社会批判等多重文化隐喻。表情包流行背后的文化隐喻动力在于青年社交的心理需求、文化的演化和媒介环境的塑造。运用辩证思维客观评价青年表情包文化,需要释放表情包的优势效能:引导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引导青年在拥抱社交媒介的同时链接生活世界;引导青年在网络社交中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和情感共鸣,建构高质量的社交网络;把握青年表情包的情感需求,构建青年交往的情感共同体。

【关键词】青年表情包 文化隐喻 青年亚文化 高质量社交

引言

互联网领域的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1],其中,数字空间中以“表情符号”为中心进行的数字情感表达已然普遍化,带来了新的文化现象和意义。尤其在“数字化生存”时代,青年^①使用表情包成为风靡世界的现象。作为一种全

收稿日期:2024-07-13

作者简介:马 莲,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

赵英臣,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发展研究中心编审,法学博士,主要研究全球化与中国战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思想政治教育专项项目“青年价值观引导的日常生活向度研究”(课题编号:19CSZJ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这里的青年强调的是网络原住民。国外学者按照代际划分,将其作为一个世代进行研究,被称为Z世代。国内现有研究详细参见项久雨:《青年社交行为的困局与破局——基于Z世代“现象级”社交模式分析》,载《人民论坛》,2024年第8期;谢 洋 王曦影:《21世纪全球Z世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0期。目前,国内外学者的共识在于,Z世代是与互联网相伴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显著特征是数字化。

球性的语言符号,表情包以静态图片或动态图片为主要形式成为一种表达符号,既有语言文字,更有表情、动作,表达诙谐有趣,意义简洁直接。相较于单一的文字表达来说,表情包以其“更为强劲的视觉冲击力、情绪感染力和信息传播力,因而受到广大青年网民的极力热捧,进而形成一股表情包的使用热潮”^[2]。表情符号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更迭与发展,通过非文字性语言融入传统文字表达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网络空间中人与人无法面对面交流的困难。这对于辅助青年“身体缺场”的网络互动具有巨大的优势:“从空间属性而言,互联网具有超越物理接线的聚合能力,能够形成更大范围的群体聚集,构建更加丰富的互动情境;从关系属性而言,互联网的超强储存和记忆功能有利于群体记忆的形成以及仪式符号的传播。”^[3]数字技术迭代拓展了青年社交物理在场的空间性,因为表情包使得互动在场、情感在场、意义在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肉身的不在场性;同时,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正重塑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形态和日常生活。在特定意义上,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4]。每个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符号,有符号的地方就有意识形态。表情符号作为数字化时代的产物,形成了表情包流行的青年亚文化景观,而新的文化景观折射出表情符号流行背后的种种文化机制。

从词源上看,“隐喻”源自希腊语,强调“意义转换”,即赋予词汇以新的涵义,或用词汇表达其本来无法准确表达的意义。从表达效果看,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可以使学习变得愉快,对语言起到装饰作用。从研究推进看,隐喻不再仅仅被视为语言的装饰,而是逐渐深入到认知层面。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提出隐喻互动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层面的修辞手法,更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表征。法国思想家保利·利科认为,隐喻是人类理解和表达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美国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强调外部世界的概念化和思维化,强调个体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的总体性。概言之,隐喻不仅限于语言层面,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并超越文化表象而深入文化内部。文化隐喻通过某一具象或象征来映射特定国家或民族文化的深层含义、思维倾向及价值观等。青年表情包在数字技术的新一轮崛起中流行开来,它们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嵌入青年日常交往中,表征着青年群体的圈层需求、思维特征和价值取向等。探讨青年表情包流行的文化隐喻及其多重功能、动力机制、总体特征及青年表情包的优势效能释放,对于助力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借用与催化,预防表情包亚文化在青年网络社交中的异化风险,建构高质量社交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深入探讨。

一、青年表情包的文化隐喻功能

人们置身于数字化社会,“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生存模式”^[5]。表情包不仅仅丰富了青年网络互动形式,而且还成为青年独特的身份标识和文化标签,具有青年亚文化的鲜明特色。在社交媒体中,“文字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空间扩散和长时段的历史传承,拓展了个体生命的时空之域;将现实以抽象符号呈现,则突破了真实与想象之域;如此,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更大范围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得以建立,人类社会的规模和运行效率得以拓展、提升”^[6]。

青年表情包的内容丰富多样,包括但不限于经典小黄脸、卡通动漫、影视明星、可爱萌宠、网络红人等。这些表情包元素经过创意性加工与组合,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表情包系列,回归人类交流最初的图像逻辑,满足了青年在不同场景下的社交互动需求。通过表情包的使用,青年找到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构建了一种独特的网络亚文化社群。社交媒体中青年表情包的文化隐喻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认同与群体心理

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强调,群体成员间使用共同的符号系统进行沟通,并对其含义达成共识。“每个人都是在符号互动的关系中使自己的行动与他人的行动保持协调一致,即使有分歧也要在符号互动中寻找解决办法。”^[7]青年表情包紧跟时事热点和社会潮流,无论热门影视剧还是社会新闻,都能迅速成为表情包的创作素材,使表情包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保持新鲜感和吸引力,在不同社交场景中通过表情组合掌控互动氛围和节奏,快速形成图像互动的亚文化景观。青年通常对这种流行的网络文化符号有相近的喜爱和认知,通过使用这些表情包,能够在交流中快速建立共同话题,从而加深彼此间的联系。在网络空间中,“当双方发现彼此有着共同的‘密码’时,会产生相互认同,‘斗图’也会变成一种愉快的游戏”^[8]。我们透过表情包发现,“在确定的社会意义与社会主流价值之外,青年还拥有丰富、流变的意义表达与价值世界”^[9]。在充满主动或被动的张力性网络环境中,青年通过表情包这一显性载体,表达一元与多样、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

(二)情感表达与群体共享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乔纳森·特纳等人认为:“情感是由身体系统激活所唤醒的,这种唤醒一般源自对自我与他人、社会结构和文化关系的评价。情感一旦被激活,将受到认知加工和文化的制约。”^[10]青年在身体缺场的线上互动中,情感连接若仅仅通过语言表达将面临虚化的风险,而表情符号却能够在互动中通过不同的创新形式使双方的情感需求被唤醒,能够在网络社交中迅速传播和反馈,并通过表情包的传递加深了共识和情感联结。每当用户通过发送表情包来表达情感、传递信息时,同时也作为接收他人表情包的反馈者进行即时互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网络互动模式。在现实生活中,青年面临着学业、工作、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往往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释放内心的情绪。“为情感买单,是青年人新时代消费的趋势之一。”^[11]表情包以其幽默、戏谑的风格,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情感表达渠道。例如,当代青年新的网络狂欢形式,通过“斗图”进行表情包大战,通过“网络刷屏”宣泄内心情绪。另外,“情感不仅是社会关系的纽带,还对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团结具有一定的作用。人类的情感已经完全嵌入社会结构之中,成为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动力和关键性力量”^[12]。青年表情包作为社会情绪的镜像,通过视觉图像和简短文字的结合,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情绪状态简化为易于理解和传播的形式,这种方式成为了青年重要的社会舆论表达工具。

(三)社会批判与心理需求

青年使用表情包时,往往在表达幽默与戏谑的同时,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批判与讽刺意味,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心理需求。青年作为社会的敏感群体,他们经常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现

象中的不合理之处,并通过表情包的形式进行调侃和讽刺。这种调侃和讽刺不仅是对社会现象的直接反映,更是青年对社会问题的一种独特思考方式。通过表情包的使用,青年能够以一种轻松诙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实现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与反思。比如,“葛优躺”表情包不仅仅是一个搞笑图片,更是一种青年对抗现代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的表现。青年以一种幽默而尖锐的方式,批判了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方式,表达了对自在生活的向往。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青年更注重文化的符号价值和娱乐功能。青年既是表情包的生产者,又是表情包的消费者。表情包作为一种网络流行的文化符号,其商业价值不断被开发,在流量至上的资本逻辑下,很容易导向青年的非理性兴趣,使青年沉浸在符号价值的满足中而失去批判精神和判断力。

二、青年表情包流行的文化隐喻动因

表情包是数字化时代青年在网络中进行社交互动的重要形式,也是现代网络技术的产物。其形态及其演变离不开移动终端技术、现代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突破,同时也与网络社交技术、图片素材生成技术以及社交软件的发展密切相关。当然,本文主要从青年社交的心理需求、人类文化的演化和媒介环境的形塑等方面述及动因。

(一)青年社交心理需求

青年是社会的活跃群体,具有个性张扬、敢于表达自我、创造力强等特点。埃里克森认为,青年期的核心任务是解决“角色认同与角色混乱”的冲突。从表情包的生产来看,“表情包的主要生产者年轻网民,他们长时间浸淫在各种网络亚文化中,解构、打破规则,成为他们在网络中的基本文化特征”^[13]。在社交过程中,青年比较喜欢幽默、轻松、富有趣味的表述方式,比较厌弃一本正经、墨守成规的行为方式。这些社交心理需求促使青年追求新颖独特和有趣的表情包互动效果,从而形成具有丰富文化隐喻的表情符号系统。从表情包的使用来看,青年通过选择、解读和分享表情包,进行自我展演和自我认同。青年借助生动有趣的图像,传递个性化信息,从而在社交互动中塑造和强化自我形象。欧文·戈夫曼的拟剧概念强调: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在剧院舞台上进行面对面互动的人,必须符合真实情境的基本要求”^[14]。这实际上在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交往实践即是一场精妙绝伦的自我表演。当肉身在场的面对面交流转化成数字符号系统时,如利用表情包建立积极导向的情感表达、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建立舒适温暖的自我形象等,实际上是在展示和确认自己的身份、情感和态度。从表情包的传播来看,青年往往会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价值观、兴趣或经历相符的图像进行传播,这种选择不仅体现了青年的个性,也帮助青年与青年之间建立共鸣和联系。群体认同“为个体认同提供了应对挫折、变化与挑战的心理资源,增强了个体的信任感、归属感、安全感和支持感”^①。表情包不仅是青年表达自我、塑造形象的工具,更是寻求归属感和认

① 王 勃 俞国良:《群体认同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系:调节变量与作用机制》,载《心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8期。原观点详见 Jetten, J., Haslam, C., Haslam, S. A., Dingle, G. & Jones, J. M.: How Groups Affect Our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 Path from Theory to Policy.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2014) 8(1), pp.103 - 130.

同感的重要途径。总的说来,表情符号从最初的风格简约到如今种类繁多、形态丰富的表情包体系,源于青年在数字化时代对社交需求引导和新变化的适应,本质上是为网络沟通的高效、准确、娱乐服务的,具有青年亚文化的总体性特征。青年通过表情包的生产、使用和传播,在更好地理解 and 接纳自己的同时,在社交互动中建立起独特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不断创造新的青年亚文化。

(二)人类文化的演化

理查德·道金斯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提出,人类文化的演进存在进化,如果说生物进化基于复制,那么文化进化则基于人类行为的模仿,他说:“文化特色是以自己的方式进化的,因为这是它的便利之所在。”^[15]他认为,基因能实现生物体自我复制,而人类文化进化过程中,也存在类似基因的基本单位,即“模因”(meme)^[16],就是能够“模仿”行为的一个基本单位。“模因”理论认为,被模仿的一个典型行为会在人群中复制并被竞相模仿,如“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的流行、制罐或建房子的方式等”^[17],从而创造一种新文化。在道金斯看来,这些文化元素的传播,好比认同基因作用于生物体一样,是人群通过模仿实现复制并起到文化传播效果。从“模因”视角出发,在网络社交时代的人际互动中,青年通过身体在场的视觉化、图像化、形象化和及时性等突显个性化、幽默化表达,从而引起情感共鸣,极大丰富了网络社交形态,增强了虚拟空间中人际互动的在场感。无论在一对一、一对多或是多对多的网络人际互动中,作为媒介的表情包通过青年的创意性加工和组合形成新的表情包符号系统,在社交文化建构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时期,“人们所使用的交流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表征符号,也是塑造社会、交流文化与文明的重要媒介”^[18]。青年通过表情包的使用和传播来分享个体的认知与情感,并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媒介环境的形塑

当前,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颠覆性发展,从元宇宙出圈到 ChatGPT 问世,再到 2024 年初 Sora 火爆全球,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为表情包的制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工具。曼纽尔·卡斯特认为:“我们个人与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都直接受到新技术媒介的‘塑造’。”^[19]“媒介本身具有极强的塑造力,新的媒介推动了新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实践形态的形成。”^[20]数字化时代表情包的“入场”有利于青年在人际互动中通过丰富的表情符号系统达到交往的趣味性与社交性。青年通过选择、组合、使用表情包形成数字化时代鲜明的社交文化,实际上勾连起了青年表情包背后的亚文化与灵动丰富的社会生活。“线上交流的社会维度被打开了,曾经驻扎于私人领域的人际交流问题被赋予更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亟待厘清的文化命题。”^[21]当数字技术催生了不断创新的表情符号、新的青年亚文化形态以及青年新的社交模式时,这些元素共同绘制出数字化时代青年使用表情包蕴含的一系列文化隐喻新特征。

三、青年表情包的文化隐喻特征阐释:解构与重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表情符号在网络空间话语中产生了“意义指称统一”的解构、“多脉络

大众叙事”的建构,并且在规范领域中许诺了带有后现代性荒诞与恣意色彩的语言“自由”模式,也使其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的因素。^[22]

(一)解构“统一的意义指称”

马克思强调:“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23]个人以及生命的表达如何,最终取决于所进行生产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弹性作为网络空间的重要特质,正在改变人们的交往形态。在弹性空间赋能中,网络空间的超越时空性使得表情包作为青年亚文化的表达载体,不仅其本身具有了无限的表达空间,其隐喻的文化意识与价值也将在时间的流变中得以生成和演化,表情包与文化价值之间的互动生成了一定的意义流动与文化倾向。通过夸张、戏谑的图像与文字结合,青年赋予传统符号新的含义,如“微笑”表情在青年中常被解读为“无语”或“呵呵”,颠覆了一般意义的友好,这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本来的涵义。习惯于个体精神高度解放的当代青年,在塑造个人认知时,极力拒绝同质化,明确了自身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并将其视为衡量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标准”^[24]。这种个性化的表达与创作过程本身就是对同质化审美的一种挑战。

(二)建构“微观的大众叙事”

在信息高度碎片化、传播速度极快的现代社会中,叙事不再局限于单一线性的宏大故事,而转向多个小切口、多重视角、微观具体的叙述方式。青年作为表情包的主要创作者和传播者,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体验。这种主体的多元化使得表情包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叙事视角,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来解读和分享表情包,其强大的感官表征能力使其能够不断吸附青年并迅猛发展,从而丰富了叙事脉络。表情包的内容丰富多样,且不断紧跟时事热点和社会潮流,通过网络的广泛传播,不仅增强了表情包的传播效果,也使其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情绪表达和文化传播手段。但是“短、平、快”式的网络“浅”社交现象,“不利于相对稳定的网络社交的‘强关系’支持体系的构建”^[25]。当人过多地依赖信息技术与他人进行交流时,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系反而被削弱了。

(三)警惕非理性的情绪

如前所述,数字空间表情包异军突起般成为一种新的亚文化范畴,是基于它所产生的身份认同,形成了适当的群体文化心理,而“网络空间的无深度感、暂时性、分裂性和全球化特征,促使在其基础上生成和传播的‘青年亚文化’,程度不同地体现出无厘头、狂欢、无聊、围观、起哄等现象,但程度不同的‘抵抗’却依然是‘青年亚文化’实践的氧气”^[26]。

第一,青年表情包作为数字化时代的产物具有青年亚文化属性,其非理性因素往往使青年意识不到使用表情符号可能带来的破坏性,以及对公共意义的消解。一方面,表情符号的过度或不当使用可能破坏沟通的清晰度和准确性。在需要精确表达的场合,表情符号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可能导致信息的误读或混淆。另一方面,表情符号的广泛使用可能消解公共意义。在公共领域中,信息的传递和解读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共识,以确保意义的共享和准确理解。然而,青年表情包的个性化及其在不同社群中的差异化解读,可能导致公共意义的模糊。第二,数字时代的加速化、碎片化和多样化交流取代了传统交流样态。在社交被加速

的今天,当青年长期习惯使用表情符号作为社交语言时,如通过转发、复制类型化、模式化的表情符号迅速与对方的情绪“对号入座”,从而“不费神地”完成情绪表达与社交互动时,这种交流模式虽然快捷又看起来格外安全,但也因此使得个体消解掉表达力与判断力,甚至可能会直接丧失对细腻情绪情感的感知能力。第三,青年以表情符号作为情绪宣泄的出口,常常歪曲由网络社会事件引发的情感导向。在网络无限流通中,表情符号很容易丢失原有的情感色彩,这种情感色彩多为讽刺、挖苦等。当作为表情包流通于青年网络社交空间时,这种负面的感情色彩被削弱乃至完全抹平,取而代之的是调侃等比较中性的情感,使得原本的情感表达变得模糊和淡化,这可能导致网络交流的误解和隔阂。因此,数字化时代需建立更加健康有效的情感表达机制,以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情感。

四、青年表情包的文化隐喻功能引导:释放与优化

“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这样一种延伸还要求其他的器官和其他的延伸产生新的比率、谋求新的平衡。”^[27]表情包是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用以传达内心喜怒哀乐的重要工具,是青年在数字空间中交流信息的必要符号,为“青年亚文化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和表现舞台”^[28],使得“青年亚文化”特征凸显,但也恰恰如前所述不可避免地蕴含着某种程度的偏离和异化。因此,需要通过主流文化引领青年,促进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与融合;通过引导青年在辩证认知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建立身体在场的面对面沟通的能力、与世界广泛链接的能力、与自我深度对话的省思能力等。

(一)促进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推进表情包的公共性和规范性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29]。青年的价值取向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第一,引导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共同塑造青年的文化认同。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既有区别,又具有统一性,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中的群体不再囿于具体的空间,更多的群体是跨越空间的具有相同文化趣味与追求的‘文化共同体’。这些新型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群体认同基础上。”^[30]一方面,主流文化要在青年群体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对待以表情包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主流文化需要充分关注这种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与正向价值,思考如何积极引导其中体现出的文化功利化、过度娱乐化、真实虚幻化、趣味自私化的价值取向的内容,找寻二者“破圈融合”的正确方式。主流文化在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要积极借鉴青年亚文化中的新颖鲜活元素,“有吸引力的东西更好用”,以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互动,增强青年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在青年群体的价值引导中推动主流文化的丰富与发展。青年作为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群体,不仅仅将表情包视为一种娱乐和消遣方式,更是青年交流表达和认同的重要工具。同时,这些表情包击中了人们的情绪,提升了互动交流中的愉悦感,激发了沟通欲望,迅速流行起来,代表着某种新的文化潜能和可能性。社会一方面要对青年亚文化存在的问题有其要求,让正面价值观有更大的影

响;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些亚文化的存在有清楚的认知,同时保持相对柔性的引导。当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持续互动与逐步融合时,二者会共同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也能更好地引导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对他们的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产生积极作用,最终促进社会文化的整体提升与丰富。

第二,在强化主流价值引导中提供优质的公共表情符号,推动数字文明进步。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31]。表情包作为一种网络文化产品,其制作与传播过程也体现了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与娱乐化倾向。如何在强化主流价值引导中为青年网民提供优质的公共表情符号,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首先,表情符号设计应确保其能够直观反映人类情绪与态度,从而提高非言语交流的效率。其次,符号的视觉映射需要丰富的情感表达,传达深层次的情感。再次,表情符号作为文化叙事的载体,需通过群体记忆构建起广泛的社会认同。最后,凸显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结合。通过明确价值导向、丰富内容题材、推动跨界合作等,提升表情符号的文化深度与社会责任。

第三,坚持表情符号的规范性审查,推动公共网络秩序监管。在网络社会中,必须预防表情符号在使用和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形变味变质,表情符号的规范性审查不仅是技术挑战,也是文化和伦理的考验。首先,审查标准和流程的公开性和公正性。如建立用户申诉渠道,保障对审查结果有异议时能得到公正的复核;引入第三方监督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等。其次,丰富相关技术手段。如利用人工智能和图像识别,提高审查的效率和准确性;根据用户反馈和社会变化不断优化审查机制。最后,在监管方面,形成以法律为支撑,以技术为手段,以文化差异为背景的多方联动机制,共同促进青年数字化社交的健康发展。

(二)辩证看待青年表情包流行现象,积极拥抱社交媒介,并紧密连接生活世界

在青年成长阶段,面临多元价值体系的认知与判断及多元价值选择。青年一方面要辩证认知表情包的流行,另一方面更要拥抱真实的现实生活。

第一,辩证认知青年表情包的流行。在技术、文化、商业等多方面的加持下,表情包将继续发展成为链接青年、传递情感、表征文化的重要工具。媒介不断演进拓展了人类交往的时空场域,实现了人们更多样化的交往体验。在某种意义上,“营造感官沉浸推动受众不断下沉也是引领人民走向精神生活交往的开始”^[32]。因此,要关注青年的情感需求和社交需求,即要关注“青年群体基于共同兴趣和价值追求,创造性表达自我的文化实践”^[33]。但同时,也需要关注表情包文化圈层所致的“信息茧房”;还需警惕由于网络世界的虚拟化和自由化所带来的隐私泄露及数字化时代中的人际关系疏离问题。

第二,引导青年拥抱真实的生活世界。“在大众媒介十分昌盛的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于把媒介折射的现实当作现实本身,而对实际存在中的现实却是浑然不晓、漠然处之。”^[34]当多元信息共同打造的数字体验取代了人们的直接生活体验时,德波认为,人们沉迷景观之中,而“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35]。而社交本质上来说是一场灵魂与灵魂的相遇,这种相遇基于双方的身体在场,而身

体在场具有线上互动所无法取代的真实性。那些通过直接感官体验所读懂的表情、姿态、语音和语调等成为社交中及时反馈的重要线索,也是个体和真实的人、真实的世界之间发生联结的必备要素。如吉登斯所说:“面部表情和身体其他姿势为场合性(contextuality)或指标性(indexicality)提供了基本内容,而后两者恰是日常交往之重要条件。”^[36]在数字化时代,虚拟仿真技术帮助人们便捷实现间接的感官体验,但真实世界的物理空间,真实的情境和真实的“他者”仍是数字化社交中不可替代的存在。

(三)引导青年在社交中逐步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建构高质量的社交网络

在数字化时代,“认同问题是青年亚文化实践的内在驱动力,抵抗与认同构成青年亚文化的内在张力”^[37]。今天,青年在社交媒体中的互动不同于前辈追求的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形成的熟人社交,而更加重视垂直领域的圈层社交,这使得青年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在本我与他者之间、在符号与意义之间、在仪式与风格之间的多元化中追寻自我,进行自我标识和身份确认,在群体共识的复杂交叉关系中尝试解决自我认同困惑。

第一,流动着的社会生活是自我认同的主体省思的源泉。认同建构是流动社会中的实践过程,在群体关系动态化交织与开放中被形塑。“这种超越个体性或局部性群体交往的特征,使认同融入更大的流动社会。”^[38]青年通过互联网构建起新的社会关系,“相较于网络社交,熟人网络社交减少了信息差异带来的不信任感,相较于熟人线下面对面社交,熟人网络社交不用凑空闲时间,也不用正式打扮自己,显得更为轻松自在”^[39]。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弹性化数智空间还拥有强大的链接与吸纳力,在多感官融合、区块链集成应用、互联网深度普及中,弹性数智场域逐渐成为一个高度整合人与物、信息与资源、资本与权力等要素的开放系统,成为现实社会的生动延伸”^[40]。青年通过流动着的社会生活和交往实践体悟“我是谁”,从而展开生活愿景和人生理想。

第二,自我认同是高质量社交关系的前提。在吉登斯看来,现代制度的全球化及其导致的日常生活转型,对个人或群体的交往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我变成一种“反身性规划”。“伴随着靠媒体所传递的新型经验,自我认同遂成为一种具备反身性特征的、有组织的活动。”^[41]自我认同概念其核心在于“反身性规划”,即强调社交的反思性监控,通过对社交互动的审思和调整,建立深层次的人际关系。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2]。人在与真实的他者互动中获得自我认知。而“人对自我的认识即身份认同依赖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异化关系成为人与世界主要关系的条件下,人们难以形成稳固的身份认同”^[43]。只有当个体对自身持有正面的评价和认知时,积极的自我认同才能形成并影响青年在社交媒体中是否有更清晰的自我认知,是否有共情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和协商合作的能力去应对各种社交情境。

(四)把握青年表情包的情感需求,构建青年交往的情感共同体

“技术推动社会的物质发展,但又不断地将人生意义的维度给排斥掉,造成了一种悖论性的文明景象。”^[44]“人类之所以能在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以越来越精细而高级的方式适应环境,是因为我们有所谓的文化棘轮(cultural ratchet)效应。文化棘轮效应是指,人类成员通过相互合作,把知识世代传递下去,这种传递的过程就像齿轮的齿互相咬合一样。”^[45]而情感恰

恰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合作与互动的粘合剂,是人类交往的重要内容。人是社会性的,生活在人群中,与他人息息相关。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强调,“没有谁是人类中唯一的存在”^[46]。在数字化时代,青年在交往过程中,通过喜闻乐见的表情符号系统使得社交效率和社交广度大大提高。通过情感交互,交往双方才可以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彼此作为主体的欲望、需要、目标、理想、意志和审美等精神世界,往往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进行分工协作、交换劳动,减少协同成本,提高交往效率,推动实践活动深入发展”^[47]。随着交往的深度发展,人们能够获得丰富的情感信息和更多的情感体验。

第一,把握青年表情符号系统的情感需求,激发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数字化时代的青年,不仅仅追求物质生活,更加注重个体精神生活的丰盈,而其核心在于生命情感的激发和人生意义的实现。如前文所述,在数字化时代,表情包已成为青年情绪和精神最直接的反映形式,是他们个性的集体表达,也是个体生活质量、生命意义与生存状态的反映。因此,社会必须认识到,表情包形成了青年人群特有的社交沟通和情感表达方式,相较于文字表达,其情感更为充沛,其符号化表征背后是文化价值取向的认同,是青年对自己的兴趣和表达方式自发的选择,是个体身份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通过在特定圈层中的影响力反向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在这种情况下,亟待社会大力引导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理想信念教育,辩证、理性看待社会现象与人生境遇,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引导青年追求有意义的精神境界与生活。在社会转型与人生转折的大背景下,数字化时代的青年群体正借助数字媒介平台进行社会参与,表达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而只有将远大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将“小我”融入“大我”中去,将个人价值追求与祖国发展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责任担当、不懈的拼搏奋斗,才能书写出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在本质上,“情感不仅使社会结构和文化符号系统成为可能,而且情感也能够导致人与人彼此疏离,动员人们打破社会结构,挑战社会文化传统”^[48]。情感具有强大的共鸣力量和动员力量,当青年在奉献过程中获得成长,在奉献中得到完善时,积极的社会情感才被培养起来,个体生命的情感被激发,青年会带着积极的情感努力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从而达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如阿德勒强调的,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于“为众人所分享,为他人所接受”^[49]。

第二,构建青年交往的情感共同体,实现意义共享和集体价值。在揖别现代社会的“社会共同体”之后,身处数字社会的个体将在“部落共同体”中得以聚合。表情包恰恰作为一种视觉符号,是互联网时代社交领域的副语言,其流行源于青年对即时直观情感表达的需求,本质在于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增加群体的情感认同和相互关注,其意义就在于激发群体的情感能量,进一步激发参与者的情感动力机制,促使文化意义的实现,是一种社会共同体的话语规范体系。情感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互动性,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结合在一个共同的或共享的情感体验领域之中,情绪分享和情绪共鸣的成分受到空前重视,有利于营造一个“理解、解释和意义存在的世界”。在快节奏的社交媒体互动中,表情包不仅表达了个体的情绪状态,更是对社交情境的快速反应和对共同经历的认同,既是“润滑剂”亦是“圈层密码”。青年通过表情包表现自己的热情和善意,寻求情感共鸣,加深情感

联系,拉近社交距离,促进一种新的团结和包容的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正如阿德勒指出的,“我们个人的生活乃至人类的生命能够延续,全仰赖于与他人的群居共存”^[50]。在数字化时代,表情符号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表达形态,具有丰富的文化属性,就使得信息交流基于兴趣和关系循环发展,个体参与互动的驱动因素转变为对内容的兴趣和对关系的信任,各种趣味、声音、情感需要在相互尊重、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得到释放。构建以包容共存为核心的新“道德”准则,正逐渐成为数字化时代个体之间、共同体内部、共同体之间的相处之道。

结语:总之,“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51]。当人、信息、媒介和社会彼此融合共在时,也就有了“互联网塑造了Z世代,Z世代也在塑造着互联网。他们正在构建一个反结构的‘平行宇宙’,通过圈层化聚集实现共同在场、通过符号构建实现圈层互动、通过情感共享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由此实现亚文化的意义构建和价值生成”^[52]。表情包已然成为当代青年具有代表性的交流和沟通方式,亟须正视以表情包为代表的个性化资源所带来的新主体化构建、新的文化符号及其种种行为机制,并关注青年亚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与正向价值。在数字化全面展开的时代中,“需要对表情符号产生的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以及规范转向有所因应,即要观察和研究表情符号的发展规律以准确设计出符合主旋律、正能量的表情包,对于网络话语空间中的‘表情包文化’给出合理的评断以及引导策略”^[53]。更进一步说,在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社会中,如何在数字化交往中克服媒介依赖、信息过载和交往倦怠等问题,以更好把握自身的主体性,掌握人际关系、社会交往及自我的生存空间,进而构建有效的思想交流途径,这是当下一个重要的时代议题。

[参 考 文 献]

- [1] 胡 泳:《互联网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载《读书》,2000年第9期。
- [2] 林 峰:《表情包亚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审视与建构》,载《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 [3][52] 杨宇辰:《Z世代网络互动仪式的生成机制分析》,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3期。
- [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 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 [5] 陈文旭:《资本主义数字化的阶段特征与趋向研判》,载《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1期。
- [6] 孙 玮:《破域:数字时代的媒介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 [7] 张庆熊:《符号互动论的社会理论:以布鲁默为中心的考察》,载《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 [8][13][30] 彭 兰:《表情包:密码、标签与面具》,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 [9][40] 方 黎 王习胜:《流变与坚守:当代青年价值意识的态势描述》,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
- [10][48] 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 文 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 [11] 曾 昕:《情感慰藉、柔性社交、价值变现:青年亚文化视域下的盲盒潮玩》,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 [12] 谷学强:《动仪仪式链视角下网络表情包的情感动员——以“帝吧出征FB”为例》,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5期。

- [14]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 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页。
- [15][16][17]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 张岱云 王 兵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242-243、243页。
- [18][20][21] 姚文苑:《“Emoji 社交”:视觉语言媒介的入场与数字交流方式重构——基于青年群体在微信中的 emoji 实践解析》,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年第3期。
- [19]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 王志弘 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 [22][53] 甘海霞 张红侠:《表情符号对数字化政治规训的逆反与和解》,载《民族艺术》,2023年第6期。
- [23][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505页。
- [24] 闫方洁 郝 敏:《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供给论析——基于新时代大学生精神需求的分析》,载《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7期。
- [25] 董盈盈:《“95”后大学生表情包“热”现象浅析》,载《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5期。
- [26] 李 琳 李晓君:《从表情符号的流行看“亚文化”的传播及意义》,载《传媒》,2017年第4期。
- [27]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页。
- [28] 马中红:《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转向》,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12期。
- [29]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70页。
- [31]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 艳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4页。
- [32] 张改凤:《视听微叙事的崛起、特质与效能》,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
- [33] 马中红 陈 霖:《无法忽视的一种力量: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 [34] 李 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
- [35]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 [36][4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 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5页。
- [37] 罗红杰:《祛魅与超越:当代青年亚文化的融合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 [38] 陈瑞华:《“地方再造”:农村青年媒介行为的文化隐喻》,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2期。
- [39] 项久雨:《青年社交行为的困局与破局——基于Z世代“现象级”社交模式分析》,载《人民论坛》,2024年第8期。
- [43] 王洪波 张朝阳:《超越加速逻辑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唯物史观反思》,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5期。
- [44] 孙 亮:《从数字化生存批判到数字文明建设: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 [45] 凯莱布·埃弗里特:《数字起源》,鲁冬旭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VI页。
- [46][49][50]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杨 蔚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7、5页。
- [47] 张建云:《数字交往中情感交互的实现及其意义》,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8期。
- [51]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 泳 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页。

(责任编辑:孔 庚)